



赤水玄珠

醫案

世八

十武
816
39



門城
516
卷 39



水玄珠醫案三吳治驗一卷目錄

曆龍飛二年吳小峰小川目疾一

萬曆甲戌沈中丞案二張孝廉後渠大頭疫三

吳江孫行人痛風有發明四鄭都諫公子痘有發明五

張文學子心病虛弱有發明六

大宗伯董潯陽翁脾胃疾有發明七

董龍山夫人便血八馬厨瘡痢併發有發明九

吳肖峰令政腹痛有發明十

大光祿龐太夫人寒熱頭痛飽悶十一

三吳目錄

一卷

光祿公痰火脇痛有發明

張思軒夫心痺有發明

馬迪庵公內傷腹脹大小便不利有發明

潘大司馬腸風十五 馬鳳林內子隱疾有發明

舜田臧公氣虛中滿十七

金谿令君臧老夫人頭疫有發明

潘見所公半身不遂有發明

見所公白濁有發明 凌夫人孕二十一

金元岩令眷產後痢二十二

目錄終

赤水玄珠醫案一卷

明新安生生子孫一奎文垣甫輯

門人余煌

子 泰來 全閱梓

朋來

三吳治驗

萬曆龍飛二年小春月予始遊茗之東雙林於時
族兄吉泉之友吳小峰與其弟小川俱病目專
科者愈治愈重其目始紅腫次加太陽扁繼則

三
白星翳叠出。予不以目科名。而識者稱予木方。因謀於吉泉曰：醫以通變為良。昔秦越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則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則為耳目痺醫。聞東宿君國手也。必能隨俗為變。願一言去。吾兄弟目疾。吉泉邀予。余曰：嘉靖間論醫者。必首西吳。如周仲仁氏、凌漢章氏、王賓、湖氏者。皆擅一時。名其家世。必有傳也。何需於予。吉泉曰：渠家慕弟久矣。且其尊人受博士。易為西吳名家。弟好易。辛一往。藉此為談易。

地母遜。胗其脉。小峰之脉濡而緩。大而目血續直貫瞳人。薄暮則疼。小川之脉皆洪大。鼓指黑珠。有浮翳。瘕隱澁。難開。大小便皆不利。故於小峰用補。先以清肝散與之。夏枯草五錢。香附四錢。甘草一錢五分。細茶五分。以徹其痛。藥兩進而痛止。繼用人參、白茯苓、熟地、黃枸杞子、桂心、牛膝。破故紙、白芍、藜朮、丹皮。服八日而愈。於小川用瀉。內用瀉肝湯。及當歸龍會丸。外用象牙水片為末。點之。七日全愈。其尊君我峰翁喜詣。

予曰。二日均病。年同齒。染同時。諸醫同治而同一不愈。先生一補一瀉。而二病均愈。何哉。余曰。此陰陽虛實之辨也。經云。實者正治。虛者從治。令姪之症。惟厥陰肝火熾盛。肝嘗有餘。有餘者瀉之。正治也。即君下虛。又為怒所激。怒則火起於肝。肝為藏血之地。故血絲貫瞳人。而薄暮作痛。方用夏枯草香附為君。疏其肝氣。經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用甘草為臣。茶能清頭。自用以為使。先為去此痛。經又云。水流濕。火就燥。故

復用甘溫補其下元之虛。俾火得歸。有此從治也。若用苦寒降火之劑。不惟血凝而痛加。抑且激其火。而使愈熾矣。我峰聞之。語人曰。孫君本陰陽而治寒熱。是用易為醫也。故補者補效。攻者攻效。語曰。不知易者。不可以為太醫。孫君神於易。而於醫乎。何有願於吾茗。懸一壺也。余哂之。謂昔韓伯休。且不欲人間知其名。余又何壺之可懸哉。

萬曆甲戌其年自仲秋徂冬。瘖子盛行。三月內予

瘖子 張氏醫通十
二卷 瘖疹例治云瘖疹

瘖疹

三

俗名痲子漸人呼為
瘡子痲病凡疾
人或未知痲之與
瘡字學不以瘡
音習俗之訛耳

有故至煩也素問六元正
紀論治訓誤矣
言母子無損也

所治男婦嬰孩共七十二人。茗之望族沈最者。大
中丞觀頤公當考功時。幼君瘡喘嗽不寧。聲
啞發熱洩瀉斑紫不斂。予以小無比散愈之。夫
人妊腹痛昏厥者五日。名醫如高陳二公者。沈
姻婭無巨細悉任之。亦不能措手。予至診之。兩
手脉皆洪大。法當下。衆僉以妊難之。予曰。經云。
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妊已九月將解。即胎動奚
傷。若當下不下。不獨其痛難忍。而變且不測。考
功是予言而請藥。予即用小承氣湯加蘓梗砂

仁下之而安。考功偶冒風頭痛倦怠。發寒熱如
瘧。脉浮絃而數。予曰。此小柴胡湯症也。一劑而
瘧考功請告家居者二十年。篤好方書。予初之
茗茗人未知予。考功聞予。亟欲識之。謂予治病
甚奇。又與予論傷寒痘疹胎產。皆中窾深。然之
語。人曰。良相良醫等爾。如孫君所詣。即千金不
足為其重。特撰醫說書於冊。以不朽。孫君云。
張孝廉後渠。丁年患大頭疫。頭大如斗。不見項唇
垂及乳。色如紫肝。昏憤不知人事。見者駭而走

其年疫甚癘人畏傳染至廢吊慶張與考功公
子同受春秋於會稽陶春源所陶邀予診之其
脉皆浮絃而數初以柴胡一兩黃芩玄參各三
錢薄荷連翹葛根各二錢甘草一錢服三劑寒
熱退絃脉減但洪大予知其傳於陽明也改以
貫衆一兩葛根天荅粉各三錢甘草一錢黑豆
四十九粒一劑腫消其半再劑全消漿粒不入
口者二十一日再與小柴胡湯兩劑服之始納
乾糕如指者兩條次日進粥而漸平矣丁酉秋

聞報捷三

吳江孫質庵老先生行人時患痛瘋兩手自肩頰
及曲池以至手梢兩足自膝及跟尻腫痛更甚
痛處熱飲食少請告南還而伏蓐者三年里有
吳君九宜者沈考功西席也見予起後渠疾因
語行人逆予診其脉皆絃細而數面青肌瘦大
小腿肉皆削予與言此病得之稟氣弱下虛多
內以傷其陰也在燕地又多寒經云氣至煦之
血主濡之今陰血虛則筋失養故營不營於中

氣為寒束百骸拘攣故衛不衛於外營衛不行故肢節腫而痛痛而熱病名周痺是也治當養血舒筋疏濕潤燥使經絡通暢則腫消熱退而痛止矣痛止即以大補陰血之劑實其下元則腿肉復生稍愈之後願加珍重年餘始可出戶行人聞而喜曰果如公言是起白骨而肉之也吾即味藥病侶半去惟公命劑予先以五加皮蒼朮黃栢蒼耳子當歸紅朮以仁羌活防風秦朮紫荊皮服之二十劑而筋漸舒腫漸消痛減

大半更以生地龜板牛膝蒼朮黃栢晚蚕沙蒼耳子以仁海桐皮當歸秦朮三十劑而腫痛全減行人公益喜予曰病加於小愈公下元虛憊非歲月不能充實古謂難足而易敗者陰也須痛戒酒色自培本根斯飲藥有效而沉疴可除據公六脉輕清流利官必腰金願葆真以竅之萬毋自輕來春氣和可非上也乃用僊茅為君枸杞子牛膝鹿角膠虎骨人參為臣熟地黃黃栢晚蚕沙茯苓蒼耳子為佐桂心秦朮澤瀉為

使蜜丸服百日腿肉長完精神復舊又喜語予
曰貧官何以稱報誤次公濟入澤物盛德於沈
考功冊後以彰盛美云後十年行人官至江西
副憲四

鄭都諫春寰公長君四歲患痘稠密煩燥醫者星
羅皆以為熱盛不退形枯色紫頂有焦勢症逆
必不可為將辭去予至細觀之見兩太陽圓淨
神氣蒼厚謂當急為涼血解毒用赤芍藥生地
黃各三錢紫草二錢連翹黃芩貝母山查木通

各一錢蟬退甘草各五分藥成劑而衆止之
麻要清涼痘要溫故博愛心鑑以保元湯為良
吾儕將劑而進之乃公獨主寒涼保元之謂何
予曰用藥貴對症保元湯良矣必血活熱清而
後可用今血熱毒盛而用溫劑是火熾添油也
衆曰若慮毒未解吾若醇法甚佳用桑重雞冠
血酒調服之痘即立起而慎氏王氏茅氏皆若
上專門名家亦以為言予曰此法亦可用於清
解之後經曰諸痛瘡瘍皆屬心火火未退而用

是以毒攻毒其勢愈熾予故欲先清解而後保元也惟楚銅壁山人黃桂峰者治痘高手也獨語鄭公曰孫公之劑寔與症對衆論皆膠固不達變者第恐清解之劑用遲一日爾試煎服之以觀其後鄭公命僕速煎衆猶持議曰如必服此劑亦當揀去貝母山查鄭公聽其減去至夜予始聞隨語桂峰曰減去二味恐七八日後不能無它症桂峰曰何以故予曰此痘內傷外感俱未清楚今帶熱而出故其腹猶膨脹去貝母

恐搶喉去山查恐洩瀉七八日痘毒出盡腹內空虛變從虛出諸君素以痘專科何不慮及此其夜服藥後即咯然而睡天明痘色明潤焦頂盡退血亦漸活惟嘔噦搶喉衆又以昨日之劑太寒所致予曰此火毒未盡徹也宜進竹茹湯而慎雲峰怫然曰吾家世世業痘年亦七十有五曾未見治痘用竹茹者春寰公令弟樂津公檢痘疹全書用竹茹者以正慎語塞悻然而去藥進而噦止至八日果洩瀉發痒予以保元湯

玉為癰字之
癰是心癰字誤
病手冷日癰

加白朮以治瀉。大加何首烏以止痒。一帖而痒止。至十四日。天庭兩額皆回漿。作靨。惟兩頰漿未回。洩瀉不止。予因偶出。非門半日。歸見其口開頰軟。手足瘡氣盡。腹又作脹。已成內攻。舉家啼泣。予亦茫然。不遑為計。嘆息出門。樂津公把而送之。少間揖別。而聞衣間瘡臭。語樂津曰。公聞臭乎。曰。聞。予曰。但有生意。亟還起之。予思兩頰乃腎經部位。獨不回漿者。腎元虛也。峻補腎元。庶可使活。先以紫河車一錢。用酒漿調服。

固其元氣。服後即睡。繼以人參一兩。黃芪克絲。子各三錢。作大劑服之。一日夜服。人參一兩。錢黃桂峰。是夜自松江還。時已四鼓。亟叩門而入。鄭語之變。且告之。服藥黃曰。疾吾看作何狀。見其結靨之下。復灌一線黃漿。贈瘡盡起。桂峰曰。萬全矣。非孫公不能起。此病桂峰由此益昵。予出必聯舟歸。則同榻相印。正者三年。鄭公感予而作序以贈。親書孫憲副公冊後。識不忘也。五

張文學子心。二尹可泉公長君也。自知醫弱冠病。吳下名醫皆診之。僉曰：瘵治久不効。子心亦自。分必死。督家人具秘器。已沐浴衣襚衣而卧。正寢。斷粒絕藥者二日。可泉聞予治其高第張星岳之嬪。竒因訪予曰：病心痺而尸寢。決旬者能起之。誰不嘖嘖稱公高手。吾子病且革。幸憐而診之。予至診其脉。左寸短弱。右關畧絃。餘皆洪大。其症咳嗽。下午熱。從兩足心起。漸至頭面。夜半乃退。面色青。形羸氣促。多夢遺。交睫卧床褥。

奄奄一息耳。時則七月初旬也。診畢語可泉曰：郎君病可治。不宜豫凶器也。可泉公曰：諸醫僉謂火起九泉者。十不救一。大肉盡削者。死。咳嗽加汗者。死。脉不為汗衰者。死。又當此鑠石流金之候。又恐肺金將絕。脉子亦自謂無生理。先生何言可治也。予曰：汗多者。孤陽幾於飛越也。可泉公曰：飛越亦死候也。予曰：幾者將成。未成之辭也。症雖危。其色其聲音其脉尚有生意。終不可以一凶而廢。三善兩顧不赤心火未焚也。

聲音不啞。肺金未痿也。耳輪不焦。腎水未涸也。相書云。面青者憂疑不決。左寸短者心神不足。關畧絃者謀為不遂。夫心者萬事萬化之主。內經曰。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又肝主謀為。胆主決斷。謀為不決。故色青。症與色與脉皆非瘵也。蓋即君志願高而不遂。其欲殆心病。非腎病也。經曰。色脉相得者生。予故謂即君之病可起也。病者聞言明目。語其父曰。吾今猶寐者。初寤矣。從來未有此論。沁吾心脾也。吾病由

星士許決科於癸酉。是年予落第。而同窓者中故怏怏至此。先生得吾心於色脉神矣。此言可當藥石。謹拜命。予為定方。煎方名調肝益神湯。以人參酸棗仁龍骨為君。丹參石斛貝母麥冬五味子為臣。山梔香附為佐。服二十帖而病起。九方則大龜板熟地黃枸杞子人參麥冬五味茯苓蜜丸服三月。而精神健。肌肉完。次年生女。可泉公。茗中名士。奇予治而延譽。聞於大宗伯董潯陽公。宗伯交驩。余者由可泉公始也。六

大宗伯董潯老。年六十七。有脾胃疾。翁以過啖瓜菓而胃脹痛。時當處暑也。延予治。診其脉寸關絃緊。觀其色。神藏氣固。翁問下。蔣虹橋沈樂開者多。藝人也。翁素親信。二公詰予曰。症脉何如。予曰。症脉雖胃脹痛。然易瘳也。二公曰。翁生平不能素食。食輟瀉。今不茹葷者半月。燕居好奕。好看書。好作詩文。即盛暑亦手一編。不言倦。日永亦不瞋。今不親筆硯者月餘。不櫛沐者七日。它一切無所事事。倦極矣。諸名家如沈竹

亭沈春。字金樗。丘者。劑倍嘗之。無益也。而公何言。易予曰。諸公不過用二陳平胃。加山查。麦芽等。消導劑耳。與症何涉。蓋翁傷於瓜菓。而為寒濕滯勝。經云。寒滯所勝。治以辛溫。然瓜菓非射香。肉桂不能消。此諸公所以不能愈翁疾也。予以大高良姜香附各一兩。為君。肉桂五錢。為臣。射香一錢。為佐。每服二錢。酒調下之。藥入腹。胃次便寬。再而知餓。三服而巾櫛交接。賓客如未病者。翁語沈蔣曰。孫君所見所養。度越諸人。若是。

往聞治張氏子氣絕兩日而能活之今於活吾
病益信誠臨菑魏國之遺特書一軸以彰其高
因以紀一時之良遇云

太宗伯即君董龍山公夫人為憲副茅鹿門公女
年三十五而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諸醫診
治者三年不效予診之左脉沉瀋右脉漏出關
外診不應病予竊謂血既久下且當益其氣而
升提之以探其症迺用補中益氣湯加阿膠地
榆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

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因索前藥予語龍山公曰
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經隧前藥因右脉漏
關難憑故以升提兼補兼澀者以探虛實耳今
得病情法當下而除其根也龍山公曰三年間
便血雖一日二三下而月汛之期不爽每行且
五日如此尚有瘀血停蓄耶予曰此予因其日
下月至而知其必有瘀血停蓄也經云不塞不
流不行不止今之瘀實由塞之行也不可再澀
古人治痢必先下之亦此意也公曰明日試卜

乏。予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公隨以語夫人。夫人曰。孫先生非誤人者。識見往矣。出尋常。宜惟命。蓋夫人讀書能文。聰明謀斷。不啻丈夫。故言下便能了悟。即用菘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之。五更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復令入索下藥。予曰。姑以理脾藥養之。病根已動。俟五日而再下。未晚也。至期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繼以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調理。全愈。

大宗伯董溥老門下有馬厨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餘日。愈劇而勢甚。擬時宗伯對余奕正酣。而蔣虹橋沈樂閒報曰。馬厨危在旦夕。宗伯聳之。推枰嘆息曰。吾命。吾命。予叩其故。語曰。能厨者不下二十人。獨此厨適吾意。將恃之以怡晚節。今病不可起。奈何。予詰何病。翁顧蔣與沈曰。第詳道其狀。蔣沈述其症。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灶。熱至不憚下井。痢魚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汗多。神氣倦甚。究其脉曰。脉不吉。下痢。

三
脉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予曰。痢固
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二公
曰。幸一往決之。潯翁不可。謂何可以細人而勞
長者。予曰。醫寄人生死。何論巨細。矧事翁之人
猶不可坐視不救也。潯翁欣然。握余手。偕行至
宅後橋。余入門。同居數十家。皆執香拱立。以伺
診。其脉察其症。果如蔣沈所言。其面色微紅。汗
淋。下。予究病所由起。渠謂過客衆。厨間燥熱。
大食瓜菓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於樓簷

之下。次日即寒熱腹痛。因而下痢。雖得其病情
尚未融通。一治法。因沉思之。不覺行至橋。而潯
老猶立而俟予。見予無婉容。知病重。遂置不問。
如前握余手。而回。蔣沈謂予可治否。予曰。徵老
先生寵靈。偶有一得。迺背水陣也。人參白朮石
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姜各三錢。大附子炙甘
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蔣沈將問予。潯翁即
命近侍煎於其側。不欲蔣沈問也。熟則付飲之。
飲訖即睡。老先生曰。服後何狀。為佳。予曰。倘得

下睡則陰陽始和。和則汗可斂而寒熱嘔惡可止也。蔣沈曰：聞已睡矣，明日已刻。二公鼓掌來言：夜來痢減半，汗吐全無，脈亦斂矣。再用人參石膏白朮白芍藥滑石各三錢，炮姜肉桂知母各二錢，炙甘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痢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白芍藥酒炒五錢，人參白朮滑石各二錢，甘草陳皮炮姜肉桂各一錢，三劑而痢全止，飲食加，漸就安矣。蔣沈問曰：公寒熱均投，此為何症，而劑何名也？予笑曰：

此滑公所謂混沘湯也。潯老又問，予對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白虎湯益元散皆解暑之劑，瓜菓寒涼傷其中氣，酒後御色損其下元，附子理中湯正所以溫中補下者。內經又云：實者邪氣實也，故以白虎湯益元散應之；虛者正氣虛也，故以理中湯應之。若以寒熱均用為疑，而張仲景附子甘草瀉心湯既用大黃黃連，又用乾姜附子，此何說哉？蓋假對假真對真也。潯翁羅然喜曰：先生惟是故能起垂斃之人而生之。

余詩冊中臨菑魏國之談非虛語矣九
 吳江吳太僕長君肖峰令政太宗伯董溥老次女
 也患咳嗽體倦多汗腹痛呻吟不絕口者半月
 吳江之醫不効訪遠近名最著者如姑蘓盛氏
 後湖王氏后山震澤沈氏竹亭先後遍治之而
 痛愈加予適寓苕城龍山公邀予乘快舫兼程
 而進至則診其脉左手三五不調右手沉絃面
 色青而息甚微腹中漉漉有聲予因問上年夏
 月曾病否肖峰曰曾頭痛體倦多汗動止無力

不能親事但不咳嗽不腹痛今五月初病如
 年而市醫謂傷風所致用參蘓飲表之始咳嗽
 沈為其清嗽則加腹痛王與盛謂通則不痛以
 沉香滾痰丸下之則勢憊而不可支予方彈思
 謂此廼注夏病仲景謂春夏劇秋冬瘥者是也
 而龍山公詰問注夏何為咳嗽予曰原不咳嗽
 由參蘓飲而咳嗽也汗多又重發汗肺金受傷
 故燥而嗽何為腹痛予曰原不腹痛因治嗽而
 寒其中氣腹故痛也後事者又不究其因寒而

痛乃謂通則不痛。而用寒涼滾痰之劑，重傷其中氣，不思五月。六陽之氣皆散於外，汗而又汗，汗多則亡陽。夏至一陰將萌，腹中尚虛，虛而復下，下多則亡陰。陰陽俱亡，不憊何待？予欲酌一方以起之，恐從事者又將議其後，龍山促之，乃用酒炒白芍藥五錢，甘草黃芪各三錢，桂枝二錢，大棗二枚，水煎服，加粘糖一合，吳下諸公果群然又辨。龍山公曰：不必辨，病者望此以甦，其生速煎飲之，飲訖而睡，自己至申不醒，先事者

皆搖首命僕急携藥囊將去。且語龍山公曰：奪令妹之速者，孫君也。本草云：夏不用桂，伐天和也。諸痛不補助邪氣也。故一飲而不醒，吾儕行矣。龍山公以其言語，余因詰病者之熟睡，予曰：所喜者，以其睡也。睡則陰氣生，陰生則汗可斂，痛可止也。假令藥不對症，安得有此？又詰所投之劑，何名？予曰：此仲景小建中湯也。出金櫃要畧，蓋建者立也。中者陽明所主，今腹痛如縛帶，脉急縮也。東垣治例，腹痛以芍藥為君，惡寒而

痛加桂。甘草緩帶脈之急，縮用以為臣。經曰：急者緩之。面青脈絃，肝氣盛也。肝屬木，木盛則脾土受制，而又誤下，因傷之極，故痛之猛也。經云：木得桂而枯，佐以黃芪伐肝補脾，又能斂汗止瀉。此建中之所由名也。語未竟，內報病者醒而索粥，予曰：與之穀氣進，則有本矣。粥後又睡，至天明腹全不痛，惟稍咳嗽，加五味子、麥門冬、魚鱗、治注夏而全瘳焉。龍山公述病之始末，劑之藥味，報大宗伯。宗伯公致書於予曰：足下以四味

之常藥，振不起之危疴，名震三吳，聲溢兩浙。昔宋景濂為朱丹溪立傳，吾固不敏。幸先生以所治節條付之，俾序以傳於後。俾工是術者有所藉手。予憮然語龍山公曰：何修而得老先生寵幸之深也？第令妹被尅伐太過，陰陽俱亡，今病雖愈而脈絃不退，猶可為慮。幸叮寧戒暴怒，節飲食，謝去人事，恬澹多補，庶可未年不然。亥月陰極陽生，恐不能保無患也。慎之慎之。後至期與肖峰齟齬，怒而絕藥，果以凶聞。若人多予之

直與先見云十

大光祿龐公子遠，吳江人也。其太夫人病頭痛惡寒，曾萬懣且痛。時發寒熱，吳醫王后山者有時名。吳人最所篤信，延治五日不瘥。聞予居吳，禮致為治，診其脉右滑大，左浮絃而數，問服何劑。光祿公曰：不識。而有藥在，予視之，偶失言曰：左矣。時有西席項姓者，聞言而厲聲曰：此三吳最名士也。渠發劑而有議者，輒面唾之，幸不在尔。子咲曰：渠是而議者非，則當唾之。渠非而議者

是自唾且不暇，何暇唾人。四物湯、玄胡索、牡丹皮、香附子、養血調經劑也。太夫人七十餘矣，而有經可調哉。投劑之左，由生平守常套而不知因人因症隨俗為變也。項子曰：此何症？予曰：仲景有云：頭痛惡寒，外感病也。浮絃而數，胃萬懣痛，少陽脉症具在右脉滑，飲食滯而為痰，彼用當歸、地黃、芍藥，皆滯痰閉氣之味，內傷何由得消？外感何由得出？此症只宜用柴胡湯合平胃散一二帖可瘳也。項猶有言，光祿公曰：勿辨，飲

藥而涇渭明矣。一飲而寒熱除，再飲而胃鬲泰。光祿喜曰：奇公名，不虛附矣。予私問項子何極，譽王。光祿曰：項初受業於王，未睹大方，而獨是其師說，多見其識之不廣也。十一

光祿公後有事於庄所，值中秋，乘酒步月，失足一跌，扶起，便脅痛，不能立。晝夜不寧，行血散，血活，減因迎予治。診之，脉左絃，右滑數。予曰：此痰火症也。公曰：否？賤軀，雖肥生，平未嘗有痰，徒以遭

跌，積痰血於脅間，作痛爾。予曰：據脉實痰火也。痰在經絡，間不在肺，故不咳嗽，而亦不上出。脉書云：滑為痰，絃為飲。予據脉而認痰火，如瘀血，脉必沉伏，或弦或濡也。面色亦必帶黃。前諸君以瘀血治者，皆徇公言，不以色脉為據，且多服峻厲剋伐破堅之劑，無效。此非瘀血之積明矣。公欣然請藥，即用大瓜萹帶殼者二枚，重二兩，研碎，枳實、甘草、前胡各一錢，貝母二錢，與四帖。公以為少，予曰：愚見猶以為多。此症服此一二

劑可瘳。又即報我為製補益之藥可也。公得藥一更矣。仍煎服。五更腹中漉。又有聲。天明大瀉。一二次皆痰。無血。痛減大半。再服。又下痰數碗。許。痛全止。隨能挺立。三服。腹中不復有聲。亦不瀉。蓋前由痰積瀉也。今無痰。故不瀉。公曰。望聞問切。四者醫之要務。人人皆著之。口吻而先生獨見之。行事即予母子之疾。先有事者。皆具之名流。微先生。吾殆撞壁矣。何能還轅而生哉。吾於是益服先生之高。

葦葦暈之訛

進賢三尹張思軒公。與潘少保印川公。皆受室於施氏。稱聯襟云。施故富家。而張公夫人賢慧。治家勤篤。為人精潔周致。以產多而氣血憊。又以婚嫁繁而費用不支。積憂。年將五十。因病心痺。發則葦厥。小水短澀。胃膈痛不可忍。煩燥乾噦。惡內蒸熱。氣膈。又上騰。肌削骨立。月汛不止。若城時輩。有認為氣怯者。有認為胃食者。皆束手無措。尸寢浹旬。漿粒不入口者五日。凶具備。而待斃。舉家計無所之。惟神是禱。予適在潘府。逆

予診之。脉左絃大。右滑大而數。診畢予曰。可生也。病機云。諸逆吐酸。皆屬於火。諸風掉眩。皆屬於木。法當調肝。清熱開鬱。安神。諸醫群然。目攝而背譴。曰。書云。骨蒸肉脫者死。形瘦脉大。胃中多氣者死。絕穀食者死。孫君獨許其生。果藥王再世哉。予若不聞。而檢藥以進。竹茹滑石各三錢。白苳薏仁七分。半夏麩橘紅姜連茯苓各一錢。甘草五分。水煎。令一口口嚥之。服畢。噦止。暈定。次日用溫膽湯調辰砂益元散三錢服之。胃

聾頓開。漸進飲食。小水通長。煩躁盡減。駉駉安若無事。後用逍遙散六君子湯加黃連香附三越月。而肌肉全。精神如舊。若人駭然曰。能起此病。信藥王矣。十三

馬二尹迪庵公。年五十五。以掃墓而過。食鰻肉捲餅。心腹脹痛。市醫不知。用吐而遽用硝黃下之。大便不行。脹痛愈增。繼至者。又用水香檳榔丸。繼又有下。以小承氣湯者。有下。以大承氣湯者。十日。多脹痛益甚。飲食粒不能進。大便並不行。

小水亦僅點滴。後醫又以大黃芒硝多服不行。謂非白餅子不可服五日而脹痛尤加。又謂非備急丸不可服三日脹痛益不可當。又用甘遂芫花大戟牽牛之屬服三日不惟大便不行并小便點滴亦無矣。脹不可言。衆醫大叫稱惟自三月初二日起。至是念二日矣。有名士王南野者。用灸法灸中脘三十餘壯。毫不為動。因斷其越三日為念五戌時當棄人。問迪老四子皆逢掖。聞言涕泗。時有張太學懷赤者。迪老甥也。見

予起。張思軒夫人疾。喻亟請予。予至觀其色蒼黑。神藏不露。聲音亮。惟腹大如覆箕。不能反側。診其脉。兩手皆滑大。兩尺尤有力。究其受病之源。查其歷服之藥。予駭然。以為未聞且見也。因思一治法。先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砂仁。參朮俱用二錢。乃傍有錢小松者。自稱家世受醫。見劑爭之。予曰。非若所知也。彼猶喋喋詰予。謂人言中滿者。瀉之於內。大小便不利者。當先利。大小便然歟。予曰。非人言。素問云也。又云。諸痛不

得用參朮。蒼黑之人尤忌。先生既知素問奈何，不用通而用塞也。予愀然不答。顧迪老諸子言曰：錢君拘儒常見，何能起尊君病。尊君非中滿鼓脹，症內傷症也。當始傷時，猶在上高法，當用吐。素問云：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不用吐而用下藥以傷其脾，脾氣傷則失運動之職，是以愈下愈傷，愈傷愈脹，不思脾氣傷而神不為用，藥不能行，又以峻厲之味益下之，是遵何說也。予因脾傷，故用六君子湯以醒其脾，木香砂仁助

三卷一

五

以手加額曰目前光矣此巳時也予曰酉時太
便必行可預買人參數斤以備不虞至午進至
寶丹一帖以溫中氣未申間腹中汨汨有聲濁
氣下滾頃刻間腹寬數寸至晚大便行一次小
水畧通予即用人參白朮各五錢炮姜三錢茯
苓二錢木香甘草各五分陳皮一錢急煎服
四鼓又大便一次小水繼至脹痛漸減次日大
便瀉十次餘因以前理中湯劑為丸與煎劑兼
補腹脹全消飲食漸進共瀉七十二日服人參

三身一者
二斤餘。若人聞以補收功。群然異之。而錢小松始帖然心服。曰：奇哉！奇哉！人多用攻，孫君獨用補。人多用下，孫君獨用吐。由見之真，而所投者確也。醫可易言哉！今而後知孫君之高矣。十四
潘大司馬公嘗有腸風之疾。八月丁祭，學博餽鹿血。食之而血暴下，致予治。用槐角子五錢，黃連枳殼地榆貫衆各三錢，一服而止。大司馬善其方。書之粘壁間。遇有便血者，輒依方藥之，無不立愈。喜甚。鼓腹謂諸子曰：往而姨之疾，族醫無

不言必死。孫君獨能生之。神哉！進乎技矣。昔扁鵲有言：予非能生死人也。此當自生者，越人使之起耳。予何能亦張安人當自生也。大司馬公由是益重予。病無巨細，悉任之。而予亦得盡其術云。十五

迪老之子鳳林見予，起乃翁疾。乘間語曰：肉子包有隱疾。每月汛行，子虜傍輟生。一腫毒脹而不痛。過三五日，以銀簪燒紅針破，出白膿。盡餘而消。不必貼膏藥而生肉，無疤痕。初間用針刺，近

只以指搗之。膿即出。但汛行即發。或上下左右。而無定所。第不離子戶也。于今年。內外科歷治不効。且致不孕。先生學博而思超。幸為籌之。予沉思兩日。而悟曰。此中焦濕痰。隨經水下流。壅於子戶也。經下而痰凝。故化為膿。以原非毒。故不痛。用白螺螄壳。火煨存性。為君。南星半夏。為臣。柴胡甘草為佐。麩糊為丸。令早晚服之。未終劑而汛行不腫。次年生女。

舜田臧公。具車駕湧瀾公岳也。年將六旬。為人多

田陽指洵子而言訓

怒多。怒胃。高舌脹。飲食少。時醫治以平胃散。木九香砂丸。不効。復以栝柳三稜莪朮之類。日消之。而大便溏瀉。兩足跟踝皆浮腫。漸及兩手背。醫又以其手足浮腫。而認為黃胖者。以針砂丸與之。腫益加。面色黃且黑。自二月醫。至八月。身重不能動止。又有以水腫治者。車駕公雅善。予因延診之。脉沉而濡弱。予曰。此氣虛中滿症也。法當溫補。兼升提。庶清陽升。則大便可實。濁陰降。則胃自寬。以人參白朮各三錢。炮姜回

陽陳皮各一錢。茯苓黃芪各二錢。澤瀉升麻肉桂蒼朮防風各七分。三十帖而安。客有疑而詰予曰。此症諸家非消導則淡滲。而先生獨以溫補收功。腹中積而為滿。為腫者。從何道而去也。予曰。脹滿非腫滿比也。故治不同。腫滿由脾虛不能攝水。水滲皮膚。遍身光腫。今脹滿者。先因中虛。以致皮脹。外堅中空。腹皮脹緊。象鼓。故俗名鼓脹。蓋由氣虛以成中滿。若氣不虛。何中滿之有。氣虛為本。中滿為標。是以治先溫補。使脾

氣健運。則清濁始分。清濁分而脹斯愈也。十七

金谿令淨涵臧公尊堂太夫人。以季春眉壽連者。戲文二十餘本。且多食魚腥蝦蟹。偶發寒熱。三日不退。第四日左耳前後及頰車皆紅腫。第五日右邊亦腫。第六日腫及滿頭。紅如火。如斗。眼合無縫。昏憤。不知人事。譫語。若有邪祟。粒米不進者八日。舉家驚惶。逆予為治。診其脉六部皆洪長而數。予曰。此太頭疫也。即以貫衆石膏各六錢。柴胡葛根各三錢。赤芍藥天竺粉各二錢。甘

草_下錢黑豆四十九粒。水煎服之。日進二帖。脉始減半。第九日方進粥。飲半盃。前藥除石膏。又四帖而安。是役也。人皆為予危之。謂八十之尊年。八日之絕粒。頭大如斗。體熱如燔炭。昏憤譫語。乃不去而治。可冥行不知止如此。而其婿閔懷海亦言。病勢如此。吾心亦危。親見先生安閑而甘寢。食類以少慰予曰。此疾為陽明少陽二經熱壅。而然。夫陽明多氣多血之經也。以高年故不敢用硝黃。惟投以輕清解散之劑。使因微

汗而解。症脉相對雖重。可生。假如人言以高年病危而棄不治。豈惟非醫之存心。於病家相托之意亦孤矣。可乎哉。十八

丙申夏。見所潘公。謁予於海陽邑。即時靈泲旬。邑市水漲。公至。予驚問曰。公貴倨也者。何堪此。公曰。與君間者濶矣。且先君服闋。秋當北上。不卜補任南北。謁求一診。他何計。予究何疾。公曰。無第年甫踰。疆微覺陽痿。次早診畢。語其隨行俞金。予子曰。公脉上盛下虛。上盛為痰。與火。下虛

為精老弱。切宜戒色。慎怒。劑宜清。上補下。不然
三年內恐中風不免。蓋由痰生熱。熱生風也。識
之。識之。乃為立方別去。公亦未暇製服。公次年
八月。往返武林。不無勞怒。又屆中秋。連宵酒色。
平常色後。輟用鹿角膠三錢。人參一錢。酒送下。
以連宵有犯。乃用鹿角膠五錢。人參三錢。空心
服之。十七日薄暮。偶與社友談詩筵間。左手陡
然顫動。把捉不住。隨歸房。左手重不能舉。十八
日早。左邊半體手足皆不為用矣。亟令人逆予。

予適在前坵吳宅。及至。公驚喜。交集曰。君何先
見若此也。先少保患在左體不遂者三年而歿。
不佞今亦左體。其風水致然。欽弟先少保年七
十餘。不佞四十有七。先少保不能遇先生。不佞
頗有先生。或可企無恙也。予始觀面色赤。口微
喎。向右唇麻。手足躄拽。已成癱瘓。其脈左絃
大。右滑大。先用烏藥順氣散一帖。服後昏睡半
日。醒覺面更加赤。喎亦稍加。知痰盛。使然。即以
二陳湯加全蝎。姜蚕。天麻。黃芩。石菖蒲。紅苓。秦

凡水煎臨服加竹瀝一小酒杯。生姜汁五茶匙。一日兩進。晚更與活絡丹。服至第六日。手指稍頭畧能運動。足可倚棹而立。予喜曰。机動矣。改用歸芍六君子湯。加紅朮。鈎藤。天麻。竹瀝。姜汁。服二十帖。行可二十步矣。手指先麻木。不知痛痒。至是能執物。繼用天麻丸。兼服全鹿丸。調理百日。病去十之九。次年二月。北上補苴。永清公以病後能戒色。斷酒。自知培養。故藥功獲奏。此症予歷治。歷效者。良由先為疏通。經絡。活血調

氣。然後以補劑收功。惟經絡疏通。宿痰磨去。新痰不生。何疾不瘳。此治顛中風之法也。十九

凡所公弱冠。隨尊君大司馬印老。治河居北。患白濁。精淫淫下。自北地山東淮揚鎮江及江右。三吳諸名家醫藥三年不效。癸酉冬。禮予診之。其脉西寸短弱。兩關滑。兩尺洪滑。觀其人襟期瀟灑。出塵而神色閑雅。真翩翩佳公子也。一接見便就暱。而信余請藥。予曰。公疾易愈。第待來春之仲。劑可瘳。而今時不可。公固請曰。先生大

方而善極入之急以大方而治小疾試可立効
何待來年予曰非秘其術不售也素問有云升
降浮沈必順之又曰天時不可伐公脉為濕痰
下流症也經曰治痰必先理氣而脉書亦謂洪
大而見於尺部者陽乘於陰也法當從陰引陽
今冬令為閉藏之候冬之閉藏寔為來春發生
根本天人一理若不顧天時而強用升提之法
是逆天時而洩元氣根本既竭來春何以發生
故素問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必養必和待其

來復公疾本小而歷治三年不効者良由諸醫
不知脉不識病不按時也公聞言唯唯乃尊君
所遣之醫踵接治竟無効至春分而逆予以白
螺獅壳火煨四兩為君牡蠣二兩為臣半夏葛
根柴胡苦參各一兩為佐黃栢一兩為使麵糊
為丸名曰端本丸令早晚服之不終劑而全愈
公復書曰賤疾果如先生言今勿藥也向歷治
三年不効竊謂天下無藥服端本丸而愈又信
天下有藥矣二十

少司空凌繹老夫人將適繹老無幾腹脹痛發熱
經過期不行者五日諸醫皆以經期作痛為調
經不効而繹老召予診左寸洪滑兩尺皆滑數
左尺之外更有神氣予喜而語繹老曰經閉非
病孕也產必男繹老雅信予因究其說予曰滑
非經閉之脉左尺尤有神氣是以知產必男也
繹老謂果孕矣柰發熱腹痛何予曰何傷氣虛
血熱耳以安胎飲加減調理即安也用人參白
朮白芍藥為君川芎當歸為臣香附柴胡蘓梗

條芩甘草為佐四帖腹痛減熱除至期果生子
繹老德予而多推轂云二十一

金文學元岩之眷產後兩日腹痛下痢純紅腸鳴
三越月時當孟秋而脉皆軟弱用佛手散加減
以治川芎三錢當歸五錢艾葉炮姜各一錢桂心五
分酒炒白芍藥二錢連進三帖而疾減半後因食
新菱新粟又連為怒氣所激日晡暈厥以生姜湯
灌甦腹脅大痛手不可近用二陳湯加香附砂仁桂
皮炮姜與之痛亦不減且胃脘脹甚自以手探喉

中吐出菱粟痛稍定。少頃復痛。又用手探吐。吐後
瀉三四次。而元氣脫矣。脉皆散亂。如解索狀。神氣憊
而恍惚。循衣摸床。病勢危急。用人參白朮各五錢。酒
炒。白芍藥二錢。砂仁炮姜肉桂甘草各一錢。急煎進
之。痛乃稍定。精神清。仍瀉二次。次日復進前藥。痛
減。瀉止。加白朮又四帖。而飲食進。精神勃勃。興起矣。此
因初痢時。醫者不以產後為重。徒以治痢苦寒
之劑。傷其中氣。又為菱粟生冷所損。中氣益壞。
然也。治可不慎哉。二十二

